

大型秦腔话剧《潘金莲》上演以来，受到各界观众的注目。

形神兼备 入木三分

——访优秀秦腔演员广雪琴
许秋莉

潘金莲的扮演者广雪琴也格外引人注目。在她随团去华北油田演出的前夕，我走访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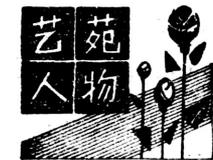
广雪琴朴素、庄重，鹅蛋形的脸上有一双含着笑意的大眼睛。面前这位极普通的中年妇女的身上哪有那倍受煎熬的少女潘金莲的影子呢？我疑惑地问她：“你是怎样来塑造潘金莲形象的？”她笑着说：“潘金莲身份变化大，感情起伏更大。单用花旦或青衣行当是无法演好的。我在演潘金莲时，注意把握人物感情的脉络，各种行当揉来塑造她。如前几场戏我用花旦的尖细嗓音演唱，并用花旦的表演动作，及一些其它程式来体现潘金莲的天真、无邪；到沉沦一场，潘金莲彼时孤独绝望，就要用青衣的宽音大嗓去演唱，动作幅度也加大，以此表现潘金莲的变态心理



广雪琴近照

……。”听着她的介绍，我又联想到舞台上那个性格鲜明的潘金莲：在张家做侍女纯真、可爱；嫁给武大怀着满腹委屈；见到武松又变得温柔、多情；碰见西门庆不能自己而陷入情网，最后在绝望中铤而走险，毒死了武大郎。每场演出，观众都随潘金莲的感情起伏而起伏，忘记了是在看戏。一个中年演员能把这样一个感情复杂的少女塑造得神形兼备，入木三分，可见艺术造诣之深厚。

广雪琴是西安市秦腔一团的优秀演员，她十四岁学艺，师承前辈，博采众长，戏路子很宽，从花旦、刀马旦到青衣、正旦，从手帕飘香，短衣长裙到披鳞扎靠，文武带打。她不仅对戏曲的传统程式掌握得心应手，同时在刻划人物性格、体验角色精神世界方面，也与前者结合得很好，从而塑造出一个个丰满感人但不雷同的艺术形象。近年来她的表演和演唱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已受到人们的熟悉和喜爱。



举世瞩目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已在河北正定开镜，记者捷足先登赶赴现场，拍摄了几个场面，奉给读者。

“荣国府”轶事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拍摄花絮
程全保

“宝玉”挨训

电视剧中有一段宝玉风趣、俏皮地给黛玉讲耗子精的故事。戏中台词较长，需要演员熟背台词才能演好。饰宝玉的欧阳奋强一到现场如什么也说不出来，紧张得象个木偶。

“宝玉，不要慌，慢慢来。”导演安慰他。

“词错了，又错了，不行，怎么搞的，不带那个意思。”导演显然生气了。

“宝玉”怯懦地瞥了导演一眼，怕他发火，导演却耐心启发开导：“再来，这样来，再试一遍”。

一遍、两遍、三遍，折腾了半天，终于拍好了。导演累得满头大汗，一个劲地吹电扇，宝玉也大喘气。导演温怒地责备宝玉：“你啊，太小看电视剧了，这样不行。”宝玉说：“我过分依赖现场发挥了，王导演，我向您保证，下次决不再这样干了”。

女兵扮“管家婆”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一群身着军官服的女兵从北京军医学校（在石家庄市）匆匆登车，直驶正定县。不一会儿，一百名女兵全变成了管家婆；她们有的在脑后松松地垂了个大发髻；有的在发梢鬓角上插一朵小白花；还有的在头顶上斜盘两个丫环髻……

原来，剧组要拍一场王熙凤训婆子，剧组人员不够，就特地请来了这些学员前来协助。在正定拍的戏大都是冬天，三伏女兵们穿的戏装是里三层，外三层，有的还得穿棉衣，捂得汗流浹背，一站就是大半天，累得这些“管家婆”们直打颤。女兵们拍的二十来个镜头，导演很满意。待电视剧上演后，亲爱的读者们，你们能想到扮演管家婆的竟是英姿飒爽的女兵吗？

“刘姥姥”拧哭“小板儿”

刘姥姥带着板儿进贾府，贾母设宴招待。望着桌上丰盛的饭菜，七岁的板儿垂涎欲滴，两眼直盯着饭桌，不是将手伸到桌上就是把手指含在嘴里，情态着实可爱，刘姥姥为怕贾母取笑乡下人，就一边和贾母应酬，一边用手暗暗地指责板儿，最后，竟用手拍了一下板儿的大腿，板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至此，一个天真、朴实的小板儿真给演活了。在一旁看拍戏的“板儿”妈妈心疼得也掉下了眼泪。

在拍这一段戏之前，刘姥姥问：“板儿，到时候你要是不哭怎么办？”“姥姥，你到时就打我、拧我、掐我。”“姥姥舍不得打呀。”“没事，打



董凤山设计

吧。”刘姥姥和板儿的感情是顶好的，平时他妈说他都不听，可刘姥姥一说就相当懂事。拍戏时，刘姥姥用左手打着板儿的右腿，右手做着假动作，不料，右手一下子揪着了板儿脑后留着的小辫，结果，弄得假戏真做，板儿真哭了，哭得那样自然。拍完后，导演连声说：“快把桌上的鸡肉给孩子吃！”其实，桌上的菜，除了那只鸡是真的外，其它的菜全是假的。板儿吃着香喷喷的烧鸡，冲着刘姥姥裂开了小嘴。

《W的悲剧》(电影故事)

大海剧团要排新戏了。戏名叫《W的悲剧》。剧情是说名门望族和迁家的孙家摩子杀死了亲祖父。当全家联合合作伪造保全摩子的名誉时，却揭露出了最可耻的家丑。

二十岁的学员三田静香很想扮演摩子，无奈导演却选中了她的同学菊地薰。为此三田很伤心，因为她是个有才能并且想出入头地的演员。面对空旷的观众席，她情不自禁地朗诵起了台词：“是我杀死了爷爷……”不料被剧团的女明星羽鸟翔撞见。晚上，在旅馆里，羽鸟把静香拉进自己的房间，床上躺着个赤身露体已经死了的男人。他是羽鸟的愤夫，二十年前，是他

密羽鸟，把她捧上了明星的宝座。因为他有妻室，俩人只能密来密往，不想心脏发病死在这里。羽鸟苦苦哀求三田，答应以一定让静香扮演摩子为条件，让其代已受过，遮掩自己与



《W的悲剧》中的女主角三田静香

人私通的丑闻。三田抵挡不住当主角的诱惑，终于以名誉扫地的惨重代价换取了扮演摩子的

“双重”、“重叠”一词谐音，其隐喻与揭示尽在这“W”之中。(侯冠英)

五十年代，苏联影片中苏联社会、苏联家庭和苏联人，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留下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当时影片中的苏联社会，结构和层次比较鲜明，社会上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别，战友和敌人之分。苏联家庭中，家庭意识比较淡薄，而政治气氛却显得浓厚。苏联人的性格也比较单纯，要么喊着“乌拉”冲锋，要么流着汗水劳动。以后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苏联电影。近年来看到一些苏联影片，如《两个人的车站》，头脑中原有的模式，开始松动和解体。

《两个人的车站》中的苏联人，已不像五十年代电影中那么单纯。普拉东和薇拉，都带有比较复杂的两重性。

普拉东的特点是表甜里苦。这位处于社会上层的钢琴家，表面温文尔雅，气度不俗，而实际却是个替罪羊，代妻受刑，家庭破碎。优雅的躯体里隐藏着酸楚的心灵。显露出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心态。薇拉的特点则是外丑内美。作为社会上较低层次的食堂服务员，似乎

苏联社会·苏联家庭·苏联人

——看苏联影片《两个人的车站》
张凡 上 霞

具备了撒泼、耍赖、漠视顾客，放弃职责等外在的行为特征。但她内心真诚、善良。看来厌倦生活，实际向往生活；看来沉沦颓唐，实际在追求幸福。

这两个苏联人复杂的心态，又折射出苏联的家庭和苏联的社会。

普拉东夫妇有文化，有教养，看来幸福美满，实际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他俩的结合不因爱情，而在于外在的条件和因素。条件变化，因素分解，家庭也随之解体。由此可以窥见苏联家庭复杂微妙的一斑。

薇拉工作的地点是车站。这儿人群聚散，世间百态尽收眼底，可以说是社会的窗口。

国营食堂里恶劣的服务态度，招待所里等级森严的接待制度，以及列车员安德烈投机倒把的行为和占有薇拉的荒唐作风。通过这个窗口，可以发现苏联社会的斑点。再加上官僚主义的司法办案和劳改营里的点滴镜头，又把人的视线，引向苏联社会的更深层。

《两个人的车站》以它真实细腻的笔触，点破了过去苏联影片的固有模式，不仅让我们欣赏了苏联的艺术，也进一步了解了苏联社会、苏联家庭和苏联人。

电视连续剧《月朦胧·鸟朦胧》将播放

西安电视台目前正在播放的六集电视连续剧《月朦胧·鸟朦胧》，是根据台湾女作家琼瑶同名小说改编的。

这部电视剧，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观众久久难以忘怀。特别是女主人公刘灵珊，生动、丰满。她善良、任性，她的姣美几乎诗化了。但这个人物的命运却跟她的外表那样不一致。她为韦鹏飞对前妻的眷恋而痛苦；被前妻留下的女孩小楚楚的乖戾和敌意所折磨；她以自己的温情抚慰了两颗受伤的心。为了救活裴欣桐，她宁愿牺牲自己的爱情而悄然出走阿里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男主人公韦鹏飞，稳重、深沉。他与裴欣桐离婚后，以为这辈子不会再爱了。但后来，刘灵珊出现了，像梦一般地使韦鹏飞一切都改变了。刘灵珊给他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生命，使生活中又有诗，有了歌，有了歌，正如刘灵珊所说：“人与人的认识，仅靠时间是不够的，有时一刹那的沟通，胜过数十年的交往！”剧中另一个主角裴欣桐，这个人物描写得也非常感人，她把追求爱情时的失误和遭遗弃后的绝望，表现得极为感人。

《月朦胧·鸟朦胧》这部电视剧，没有给观众灌输意念，却意在言外、慢慢嚼来，余味无穷。(昭然)

电·视·节·目·是·怎·么·来·的

王可建

在我国，目前各级电视台的节目来源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对外交流和转录，二是自己拍摄制作。

我们知道，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套节目是通过邮电部微波通信网向全国各地输送的。北京到西安共有20多个微波中继站，象古代信使通过驿站传送一样，逐级将微波信号传递过来。地方电视台的微波机房将微波信号解调成图像和伴音信号，送中心控制室选择，经发射机房播出。

有人问，地方电视台对中央台的节目为什么当晚没有转播，隔一段时间又播出呢？原来，微波机房接收到中央台传送的信号后，正常分配为两路，一路送中控室选择，另一路送录相机房，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将好节目录下来，保留传播。

与各个电视台协作交换节目录相带，也是节目的一种来源。目前，全国拥有的市一级电视台（不包括省级台）已达100多个，各台都不断拍摄制作各种各样的综合性电视节目，大家定期不定期的互相提供，转录转购，不断为各地荧屏增加异彩。有些台还直接与国外联系购片，交流节目，象《女奴》、《诽谤》、《血疑》、《霍元甲》、《陈真》、《蔷薇海峡》、《射雕英雄传》等电视连续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交换后播出的。